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對越申藁

奏申

奏乞將武岡軍簽判葉莫褒賞狀

臣等竊惟人材之優劣未易知也平居暇日勉自修飭夫誰弗能至於事變之來紛紛轆轤呼吸之頃安危係焉乃能從容區畫摧群兇陸梁之氣成一方綏靖之功則其材始有可稱者矣臣所部武岡軍近者有兵卒之變原其始也蓋以守臣司馬遵不善撫循至此紛擾臣某嘗劾





奏以聞奉 旨罷免矣遵雖去郡然兇卒蔣宗等自知以軍伍之微已嘗陵犯郡守剽掠居民戕殺保丁罪在不赦締交合黨其謀日深既脅取州郡文帖爲諸營之長且以將領自稱擅出文引役使郡兵鳴榔集衆無敢後者方其鼓衆倡亂之日已劫郡民三十餘家臣等移文撫定之後雖不復行劫但以意諭富室借犒軍之名令輸錢於已所積日富氣燄愈張包藏禍心寔有叵測獨賴本軍簽判葉莫者平時素以寬厚爲兵民所信愛自初變作司馬遵託疾在告莫

能躬任撫諭之責使蔣宗等不敢大肆其兇臣等得報亟令莫權攝郡事且密授討策使莫圖之又深沉弗露外示撫柔而中爲規畫以措置火政爲名選兵卒之可用者團結什五更番守宿區處既定即以臣所下賞榜及借補文帖密示其中之可仗者數人使爲之倡於是群卒爭奮遂梟蔣宗等三人之首於崇朝之頃自餘兇黨同時就縛無一漏網闔郡吏民歡若更生臣等竊見宣教即簽書武岡軍判官聽公事權軍事葉莫學問博洽操行潔修早登儒科兩試



邑令始在善化以和平為政潭人稱之繼在遂  
昌修復經界迄今猶賴其利及至武岡遭會闕  
守攝承數月政舉藹然林荒春陵民被實惠今  
茲又能殄除兇逆震懾國威使軍律已壞而復  
修民情方搖而遽定其事雖止一方其利實及  
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功可及百年用敢合辭  
上干天聽伏望 聖慈將莫優加褒賞仍賜拔  
擢以風厲當世使凡為國竭力為民除患者知  
所勸勉實天下幸甚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  
伏候勅旨并申尚書省樞密院諫院御史臺

廟堂書云其近自武岡兇卒披首之後一再奏  
起禦陳伏計悉靈鈞覽今震本軍具到事之本  
未及用力兵級姓名謹用備中朝者切惟簽判  
葉莫以辭然一儒生平時議恭靜默若無所能  
為者臨事制變乃毅然奮發如此其所區處又  
極者密故事能翦除克醜綏靖一方其力甚難而  
其力甚偉其已同權憲大夫露薦于朝伏望  
鈞慈優加獎權以風厲當世蓋今有為位之大夫  
抵習為保身持操之謀其能指驅犯難為公家  
立事者甚少况莫暫攝郡符事之齊否初非已  
責一發不効則舉族戡焉常情於此鮮不顧慮  
而莫之用心知有公家而不知有私室知有  
方之利害未齊也諸郡尺籍浸有曠日語難之  
得方事之未齊也諸郡尺籍浸有曠日語難之  
風為有司者未免姑息容養以幸無事一旦首  
亟徧徇諸州此等意態不推自沮後雖有喜亂  
之人誰敢復效尤者故某薦莫之章以爲其事  
雖主於一方於利實及一路其効雖止一時其  
功可及百年公論實然非夸語也惟大丞相先  
生知之諸卒之用者人歎多無悉賞之理



惟李成陳喜李收于志四名不可不錄已詳其  
公狀申聞乞正行補授原諸卒所以用力者為  
本司明立賞罰許事成之日保奏補官故能踴  
躍效命捐數人之賞以全一郡之生靈仰惟公  
朝必所不靳頭早賜旨揮行下其豈勝隆隆後  
望之至十一月十九日奉聖旨葉莫特轉三  
官陞差充通判武岡軍仍令吏部將本軍簽判  
員闕日下者罷其已差下又令赴部別注授

又申乞黃達等賞

本司昨為蔣宗楊德等鼓眾作亂光焰熾然恣  
睢日甚若典刑久而未正必有必蔓難圖之憂  
効尤者將相繼而起遂與僚屬共議所以區處  
之策行下委權軍事葉莫選兵級之可用者許  
以重賞使之效命必能有濟於是書寫賞榜出

給補帖密切發下本軍且許事成之日具申

朝廷補授真命權軍事葉莫遂借潛火為名團  
結軍伍擇其中之可仗者數人示以本司賞榜  
及借補文帖果皆踴躍爭奮軍兵李成首能設  
計誘之使出陳喜李收于志首先用命擒戮渠  
魁四人之功實居其最已先用本司發下文帖  
將李成陳喜各借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借補  
進武校尉遂具申 朝廷並與給降真命補授  
其黃達等四十一人各係隨從用力已行下轉  
資激犒及押隊徐炳等四員各行薦舉本司亦



行開列姓名供申 朝廷證會三月二十七日  
準樞密院劄子節文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李成陳喜各特與補承信郎李收于志各得與  
補進武校尉本司已恭稟關牒去訖今據武岡  
通判葉宣教莫前項狀申乞將黃達等一十六  
人特更與並加旌賞本司證得所申黃達等一  
十六人當來係陳喜同等用命擒捕斫到蔣宗  
等首級之人委有勞效謹具申樞密院尚書省  
伏乞旨揮特賜詳酌推賞施行

又申併乞推周安衡賞

證會武岡軍叛卒蔣宗等鼓衆倡亂本司隨宜  
行下權軍簽判葉宣教莫先次撫定使軍民按  
堵徐議措置討方畧遂取責本司都吏周安衡  
軍令狀不管稍有漏泄仍令專一承行機密文  
字其時書寫條畫賞榜補帖等不欲宣泄盡出  
周安衡一手且許以事濟之後當與具申 朝  
廷補官所是周安衡自差委承行之後朝夕究  
心備宣忠力繼而葉簽判果以本司所下賞格  
補帖密示軍兵李成等踴躍用命一朝之頃三  
亮就戮今李成等見蒙 朝廷錄其勞效授以



官資已足為軍卒用命者之勸至於周安衡在  
司年深累曾承行軍機事務別無過失前政安  
撫鄒閣學曾具申 朝廷乞行補官未準回降  
令契勘蔣宗等作亂實非其他盜賊之比今事  
已就緒統周安衡之功雖不可與李成等並言  
而其宣勞效力若不具申 朝廷優加旌賞無  
以為胥吏忠勤者之勸本司保明是實欲望鈞  
慈特賜敷奏將周安衡比附次等立功人李成  
于志體例特與補就官資施行庶幾寸功必錄  
人知激勵須至申聞者

又申乞將董汝霖處斷狀

本司昨準 朝廷旨揮將武岡軍吏董汝霖根  
勘限十日具情節申尚書省已於本月十四日  
酉時入樞密院奏字記黑牌遽申發去訖契勘  
本軍諸卒之變皆是李安世董汝霖生事激作  
之故獄司勘到情節巨蠹除李安世先已自盡  
外其董汝霖欲乞旨揮行下特從處斬以為公  
吏生事激變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置惠民倉狀

臣猥以疎庸叨蒙推擇假守湘土深惟委寄之



重朝夕疚心苟可以惠養民生培固邦本者不敢不用其至惟是民食一事最關休戚臣在官二年春夏之間郡城居民率苦貴糴蓋其生齒阜蕃土產有限全仰客米以濟其乏若鄰路與上江歲豐穀賤轉販者多僅免闕食一或不然則市直驟增平民下戶立見狼狽常平義倉之儲本自無機加以法禁嚴重非飢荒已甚之歲不敢輒請發糴故二年之間雖苦貴糴臣皆那融借撥別色米斛以糴而不敢遽發常平至今夏米價益翔借撥之米不足以繼然後洵申常平司得米五萬石賑糴一城生齒賴以全活而公家之積則已垂罄矣今歲一旱所傷甚多來春以後民食必乏倘不早爲備豫之計惟聘聘焉須客販之至一或不繼其將奈何竊見國朝張詠曰淳化中守成都以蜀地素狹生齒寔蕃稍遇水旱民必艱食時米一升直錢三十六乃按諸邑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石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爲定制其後百餘年間雖時有災饉米甚貴而民無菜色臣之於詠無能爲役然心竊慕之考之吏牘



本州秋稅米內有所謂折粳者本正苗之數其後折錢以充郡用前後守臣或遇闕米支遣則令仍輸本色臣今措置自今歲為始將上項折粳令人戶輸納本色更不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與耗為米五萬餘石別教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其規模大畧悉仿張詠之法庶幾城市細民自此永無艱食之虞而因養寓教又於風化不為無補所有張詠舊法與臣今來區處事宜不敢上溷天聽已具申朝省外竊惟古人良法未有百年而無弊者惟

詠賑糶一事自 淳化至 宣和百有三十餘

年蜀民被惠如一日不惟詠之區畫有方亦由繼其後者更相維持小有弊病隨即求藥雖有異議不為動搖而 朝廷著之令甲前後議臣

復主張而申明之以故行之愈久其利愈溥臣

今欲望 聖慈將臣奏申事宜特降勅旨行下

本州永永遵守使潭人世世蒙被 聖朝子育

之恩實一方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後批二件

送戶部勘當限五日申尚書省本部契勘今都省批下湖南真安撫奏今措置將本州秋稅米內折錢以嘉定十六年納到數目計之合正耗為



米五萬餘石別教盛貯名曰惠民倉歲歲賑糶  
求無艱食之虞送部勘當事理今部照得今詳  
潭州真安撫所申以本州折糶並納本色米置  
惠民倉如張忠定公知益州日故事必帥守能  
節用愛人而不較折糶以爲郡計之利乃能相  
繼經久之良法美意俾百姓咸受平糶之惠又  
可保全常平義倉水旱之備今勘當欲候今秋  
旨揮下日行下本州依應申取勘當欲候今秋  
候旨揮右劉付潭州從戶部勘當到事  
理施行准此寶慶元年正月二十五日

### 申朝省借撥和糶米狀

竊見湖南一路今夏一旱甚廣而潭州爲甚潭  
州諸縣多以旱告而長沙善化寧鄉益陽等縣  
爲尤甚早稻之傷幾及其半懇旱之狀日以千  
百計某已委官分行檢視入秋以後雖幸得雨

然潭之風土多種早稻其視晚禾居什之七晚  
禾雖稔自輸官外贏餘無幾富家之所儲蓄細  
民之所仰食惟早稻而已今既不稔則來歲春  
夏間闕食必甚其濫叨郡寄視民利病實已休  
戚每一念之寢食幾廢且去歲收成日獲中熟  
徒以般販出境爲數頗多今春以來米價翔踴  
甚至無米出糶州城自二月後即行賑糶至七  
月終計米七百萬石諸縣鄉村在在勸分免流  
等今歲所收比之去年大相遼絕晚禾雖茂近  
者不雨又半月矣頗聞高田已多龜坼倘更不



稔其將奈何豫備之計豈容不講然常平之積既已甚乏其他又無米斛可以那融倘非控告朝廷存留網運則州郡雖有救卹之心安能使入實被全活之惠數內一契勘本州有未起嘉定十六年上供米三萬三百石并嘉定十四年和糴米三萬二百餘石十五十六年和糴米一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餘石近準省劄指揮於上項和糴米內起一十萬石赴湖廣總領所交納見今不住裝發所餘止有一萬一千餘石而已今來欲乞 朝廷將上項未起上供和糴米

共七萬二千三百餘石存留本州為來春以後賑糴之備庶庶在城十萬餘戶不至有闕食狼狽之患其糴到價錢謹當令項椿管候將來豐熟收糴補還其於公朝積貯初無虧損而細民實被更生之恩伏乞劄付本州從申施行仍劄下湖廣總領所證會伏候旨揮九月一日奉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務要實惠及民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候來年秋熟收糴補還

申尚書省乞撥和糴米及回糴馬殺狀  
昨緣潭州諸縣今歲告旱禾稻損傷來歲春夏



之間闕食必甚常平之積既已控乏其他又無  
米斛可以那融遂畫項具申 朝廷其一乞將

嘉定十六年上供米十四年以後和糴米共七  
萬二千石存留本州爲來春賑糴之備其二乞  
將嘉定十七年合發馬料綱免起一年從本州  
措置就諸縣鄉村置教收納來歲給貸末等人  
戶充爲種糧今月二十五日恭惟九月初八日  
省劄付九月一日 聖旨令潭州於和糴椿管  
米內支撥二萬石充賑糴使用務要實惠及民  
其糴到價錢令項椿管俟來年秋熟收糴補還

仰見聖

朝愛育斯民之意與天無極但某元

請存留米七萬餘石今來止蒙

朝廷支撥二

萬所有馬穀一項又未準指揮仰惟仁聖在上

視民如傷每遇一方水旱悉力賑救未嘗少有

靳惜某昨漕江東適值大歉與諸司共請于朝

前後得米凡五十餘萬石官會度牒又不與焉

大抵悉行給予當時九郡四十三縣之民無一

流孳感戴至今叨恩此來值道州飢疫又同漕

臣控請旋蒙行下撥賜和糴米一萬二千餘石

仁行給濟四縣生靈垂死復生今本州之旱視



江左春陵則為稍輕某之所請亦不敢輒援前例蓋撥米賑糶自當收糶補還充穀給貸亦以價錢起解非逕乞賑濟之比 朝廷昨尚從其所難今豈不從其所易皆某敷陳未力之罪也合再具申請如左

一本州生齒最為蕃庶某去歲以來舉行賑糶在城貧民抄劄一萬二千八百餘戶長沙善化兩縣鄉都之近城者抄到七千一百餘戶其始三日一糶自春至秋共糶過米七萬餘石去冬收成日係中熟徒以鄰境告歎客販不來本州之米却泄於外緣此價直驟增細民艱食然不過三四日一糶尚用過前件米數况今夏一旱損傷至多目今諸縣申到檢放旱田凡三百一十六萬九千三百餘畝來春以後米價翔踴必甚於今非連日計口給糶米有所不可則所用米斛比之今年又須加倍證得某近置惠民倉撥人戶納到折糶米五萬餘石橋充賑糶已具奏申外今蒙 朝廷支撥和糶米二萬石總而計之僅有七萬石



指準切恐給糶決是不敷某不敢以將去  
之故不爲力陳然亦不敢必望 朝廷悉  
如前請契勘十四年以後和糶米見有四  
萬一千二百餘石椿頓州倉除已除指揮  
支撥二萬石外自餘二萬一千二百餘石  
欲望 朝廷併賜行下撥充本州賑糶將  
糶到價錢令項椿管收糶補還所有十六  
年上供米三萬三百餘石一面接續裝網  
起發往襄陽交卸不敢再有申請

一本州管下名爲產米之地中戶以下輸賦  
之餘僅充食用富家巨室所在絕少每歲  
鄉村闕食諸縣例行勸分徃徃所得無幾  
雖間有勸到米石去處以之給糶無田之  
貧民尚不能徧及若五等下戶纔有寸土  
即不預糶其爲可憐更甚於無田之家蓋  
其名雖有田實不足以自給當農事方興  
之際稱貸富民出息數倍以爲畊種之資  
及至秋成不能盡償則又轉息爲本其爲  
困苦已不勝言一有艱歎富民不肯出貸  
則其束手無策坐視田疇之荒蕪有流移



轉徙而已其居常深念所以救之而未得  
其說今春艱食諸處細民窘迫至甚惟長  
沙縣諸鄉有社倉二十八所凡二十畝以  
下之戶皆預貸穀賴此得充糧種比之他  
縣貧民粗有所恃其因是詳加體訪乃知  
本縣社倉初始於慶元初年迄今二十餘  
載雖不能無弊而貧民蒙利實多以此遂  
欲推行之於諸邑郡計雖乏極力樽節粗  
可官僚皆謂馬料之穀可以陳乞充撥蓋  
其說可行者二去歲合起之數尚有八萬

一千石在倉見今在倉裝發則軍前馬料  
未至闕之一也湖北州縣今歲多稔以  
價錢解總領所就被收糴自可接續支遣  
二也其昨來申請之後切度朝廷必垂  
矜允而工役煩夥非數月不可成若竦指  
揮恐其替期已迫不能集事先遂行下諸  
縣置立倉教近據逐縣申各起造了畢及  
已選差鄉士主掌分撥稅戶送納田野農  
民知州郡爲控告朝廷立此久長之利  
人欣悅歸感聖恩今年雖欲申輟有所



不可其在官二年所以爲民食計者無所  
不至在城則置惠民倉諸縣則勸立義廩  
近又申常平司將今年義米權就置社倉  
去處別教受納以備來歲賑糶然所及者  
亦止是無田之民若末等稅戶有田而貧  
者自置立社倉儲穀給貸之外別無他策  
可使蒙惠且游手浮食之民旣被存恤而  
力田輸賦之家反不沾白揆之人情允所  
未安欲望特賜指揮從其所請令本州證  
目今價直以行在會子并紐筭水脚糜費  
解赴總領所交納徑就湖北收糶在總領  
所實無所損而本州得此數之穀散諸鄉  
村歲歲給貸循環無窮實一方大幸

小貼子某第二項所請恐議者以社倉易生  
弊倖徒費穀斛未必有益某考之諸處社倉  
敗壞之由蓋緣其始多是勸諭士民出本因  
令管幹往往視爲己物官司亦一切付之不  
加考察且無更替之期安得不滋弊倖某今  
來所置諸縣社倉百餘所一切從官司出本  
選擇佐官分任出納鄉士之主執者不得獨



專其權無令二年一替其視向來規摹似稍  
周密其他考察一一加詳質之衆論似可悠  
久且尋常救荒最以般運米穀下鄉爲難今  
一鄉之間輒爲數倉每倉儲穀數百石其爲  
荒歉之備無出此策伏望 朝廷垂察令其  
迄成此事以幸十二邑之民不勝大惠所有  
其不竢指揮徑將人戶稅穀就社倉送納專  
輒之罪併乞矜宥施行

十二月十四日奉  
聖旨並依所申劄付

澤州

### 奏置十二縣社倉狀

臣恭惟 孝宗皇帝深惟民食之重因朱熹有  
請放社倉法于天下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  
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  
覩其利歲久法壞每爲之太息嘉定乙亥蒙恩  
將漕江東歲遭旱蝗承詔措置荒政奔走屬部  
親見饑窮之民惟鄉落最甚而致粟又爲最艱  
勞費不啻數倍因慨然深念使社倉之法推行  
而不廢在在皆有藏粟以之振民猶取之懷也  
其利豈不博哉至是益知 孝宗皇帝之聖謨  
神畫有百世不可易者近歲士大夫以其蠹弊



多端徃徃歸尤於法欲舉而廢之抑不思古今之法曷常無弊亦在夫維持整飭之爾如以常平義倉論之侵漁移易其害亦不一矣然卒不可廢者以其害不能揜利故也何獨社倉必欲舉而廢之哉仰賴 聖朝深知此法未容輕變前後監司守臣有欲建立者皆可詔之凡今有倉之地如建昌南城袁州萍鄉等處推行有法人蒙實惠而潭之屬縣曰長沙者而有倉二十八所蓋慶元初知縣事饒幹所立距今三十餘載雖不能亡弊而窮民賴之亦多臣叨蒙湖湘

遭潭人連歲艱食今夏旱暵尤甚禱請之餘齋居深念所以爲一方飢饉之備蓋無出社倉之右者用是搏節浮費以官錢易穀于總所凡八萬石益以他穀爲九萬五千餘石十二縣置倉凡百所令人戶之當輸穀于州者就輸之社倉其斂散之規息耗之數大槩悉倣朱熹所上條約而因時採獎視俗制宜者又加詳焉此蓋淳熙勅旨之所許也仰惟 仁朝深知之初方務行 孝宗故事臣敢昧死以聞其申請事宜已上之尚書省乞賜敷奏施行伏望 聖慈察臣



汲汲爲民之心從臣所請放降旨揮令本州常  
切遵守庶幾良法美意久存而不壞貧民下戶  
得以蒙天施行無窮臣不勝大願須至奏聞者  
尋得旨依  
奏行下

禮部申省論小祥不當從吉狀

某伏覩已降旨揮群臣候過 寧宗皇帝小祥  
並服純吉者某謹按禮經子爲父臣爲君皆服  
斬衰三年此禮之所當然人情之不容已者也  
自漢文帝率情變古後世始不復見三代之全  
禮間有天資篤孝銳欲復古如晉武帝者而其  
臣習卑守陋顧沮而止之其說不過曰君服於  
上臣除於下是有父子無君臣也獨弗思古禮  
之不行患在人君憚其難耳豈有君能服之而  
臣顧不能耶我 本朝 列聖相承外庭雖用  
易月之制而宮中實行三年之服迨至 阜陵  
獨出宸斷易月之外衰服如初朝衣朝冠皆以  
大布三代之下蓋未之有惜當時輔臣禮官不  
能推廣聖意并定臣下執喪之儀遂使人主衰  
服三年於上而群臣易月公除於下此千載無  
窮之恨也迨 紹熙甲寅 阜陵上賓從臣羅



點等建議乞令群臣於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朝  
會治事權用公服黑帶每遇七日及朔望時節  
朝臨奉慰應干喪禮皆以衰服行事山陵之後  
期與再期則又服之至大祥而後除至於燕服  
亦當稍爲之制去紅紫之飭此於臣子行之非  
有甚難而可以畧存三年之制者詔從之當時  
臺諫集議以爲點等所請雖未純古亦畧存遺  
意可以扶持衰薄補助名教且請併君服討論  
竟以不果議者至今惜之某愚竊謂古制之不  
行久矣使人君居喪必若 阜陵之禮群臣執

喪必若甲寅之制雖其節文度數未盡如古而  
其意則已庶幾於古矣自侂冑弄權群姦朋附  
但欲一切反 慶元初政故 光宗之喪群臣  
復以小祥絕吉今以會要諸事攷之群臣禫除  
而純吉者 累朝之制也其後易以升祔至紹  
興而易以小祥至甲寅而又易以大祥二百餘  
年之間喪制四變皆近而之遠非自遠而之近  
也侂冑變甲寅之制而從小祥之舊是自遠而  
之近也自遠而之近是舍厚而從薄也其可乎  
哉且 嘉泰元年八月禮部大常寺申乞遵



紹興已行之典 淳熙申命之文令百官過小  
祥日並服純吉臣今考之 淳熙宅憂之日雖  
有群臣自從易月之令初未嘗有小祥從吉之  
文蓋 高廟登遐在十四年十月八日至十六  
年二月二日 孝宗內禪 光宗踐祚於是文  
武百僚鞍轡佩帶悉用吉禮然則當時之純吉  
自緣新君之受禪非爲 高廟之小祥也 嘉  
泰禮官敢於無禮如此豈不重駭耶乃者有司  
偶失討論徒以 光宗喪紀最近而可遵不知  
甲寅所定乃 寧考初政之善而辛酉之議乃

權臣更改之失自嘉定以來凡權臣之舛政繆  
令剗革多矣喪紀重事豈容反蹈其失乎且揆  
之禮意參之人情有未安者二焉 皇帝以至  
性篤孝躬執三年之喪自今至于大祥在宮庭  
則苴麻未釋也臨朝視事則淺黃之服黑犀之  
帶未改也而群臣遽已無所不佩豈君服斯服  
之義乎此其未安者一也八月三日實維小祥  
越七日而遂純吉追念去歲是時 先皇帝負  
袞朝群臣尚無恙也今音容若存仙游已邈臣  
子雖號慟泣血未足以洩其哀乃於此時遽即



純吉之服遂忘憂戚之容揆之人情必所不忍此其志安者二也先帝臨御踰三十年臣子蒙恩實同天地雖捐肝腦絕筋骨未足論報况區區服章文飭之末乎且帶不以金鞞不以紅佩不以魚而鞍轡不以文綉此在群臣初何所損而於朝廷之儀亦未見有妨愛禮存羊則所繫者甚重欲望朝廷更下有司考求紹興甲寅已定之制斟酌而行之其八月十日百官純吉旨揮姑賜收寢庶幾稍合禮意足以貽示方來亦皇上初政之先務也其以迂踈蒙恩

禮貳宗伯稽古禮文之事實其所職庸敢冒昧

輒薦其所聞如或可采即乞朝廷詳酌速賜

旨揮須至申聞者未到闕前已有從吉旨揮既

子云前日進待東閣嘗潛及此繼之上廟堂劄

絕吉事伏蒙鈞諭聖上方且執喪群臣豈應純

吉但昨來指揮已下諸道不可復追欲旦夕率

百官請上御殿聖德謙冲必未聽允即降旨候

大祥從吉仰見大丞相從善如流處事有法某

不勝歎仰之至但薄海內外均為臣子若在廷

服飾仍舊而外方獨先從吉則內外異容恐有

所未安某謂莫若亟降旨揮徑作都省勘會昨

從禮部大常寺申乞令百官以小祥純吉雖已

純吉見別議施行置郵傳命不過兼旬可以徧

達諸道獨川廣其至少遲耳如此則正大明白

雖不必他為委曲亦自可行蓋前降旨揮乃有

司之誤非朝廷之失昨因其有請而從之今



以其未安而改之非惟無損聖朝之大體抑  
 足以爭光君相之盛德其區區又切謂一  
 蘇文忠公所謂印刻有同鬼戲何嘗累高  
 之知人適以明聖人之無我正謂此也若  
 既行而憚於更改則所失多矣其風荷大  
 先生優容狂瞽苟有知見不敢自黑仰乞  
 尋百官拜表請御批答不允遂詔行在職  
 事官以上候大祥從吉諸路依已  
 降旨揮時已闔門求去遂不復爭

江東漕謝到任表

臣言準告授臣具位臣已於二月初一日就本  
 路信州永豐縣界割職事訖者兩螭夾侍又玷  
 近班四牡載馳叨分劇部假中祕隆儒之寵為  
 外臺將官之光望過所期感深以惕臣其中謝  
 伏念臣材非適用幸有逢辰屬漢廷更化之初  
 首唐室登瀛之選金鑾夜直承密命者六期玉  
 陛晨趨對清光者再稔凡吮墨濡毫之任皆振  
 纓義弁其間利責既稀所願優錄於邇列主恩  
 未報寧忘眷戀於本朝其如親闈喜懼之年當  
 謹人子清溫之職輒援公輔等翰林之清度幾  
 潘岳奉版輿之權分太守之符日須成命出少  
 府之節遽冒殊恩懷章而過里門闕宿而臨封  
 部敬卜和中之節重宣寬大之書輶傳初馳旄  
 倪爭覩謂朝廷所以輟柱下之史皆聖主將以



惠江左之民因博采於風謠頗究知其疾苦以  
垂鑿之家而因追需之目以婁豐之歲而多流  
徙之人官無足證之簿書里有難平之徭役文  
移星火不勝胥史之誅求牒訴立山半為賦租  
之煩重興言及此勿抹可虐輒殫朝夕之咨諏  
兼体公私之緩急賦難遽省蓋漸捐賦外之征  
民未易蘇當先法民間之蠹竊自量其絲薄恐  
終負於選掄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洪造曲成  
大明博照念臣志存將母俾獲便於旨甘知臣  
學本愛人欲稍觀其政事肆加遽職仍畀重權  
臣敢不以阜俗為阜財之方以悅民為悅親之  
之本輸所仰媿初無鞭笞之能樽節是先唯敬  
佩玉 音之訓

為賑濟無罪可待謝表

臣某言昨以知廣德軍魏峴奏臣將賑糶米檀  
行給濟臣尋具奏聞待罪外恭準尚書劄子三  
省同奉 聖旨真其無罪可待魏峴與官觀臣  
除已即時望闕遙謝訖者囊封引咎甘竢竄校  
詔旨疏恩遽從原貫驚魂甫定感涕交流臣某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猥以孤生寢慶華



貫雖亡他技可自詭於事功獨有此心常愿忠  
於君父頃玷謬之寄適罹旱暵之蓄一道生  
靈命方危於絲髮九重宵旰痛苦切於体膚蒙  
振贍之有加惧奉行之弗稱惟此年之通患眠  
荒政爲具文昔嘗竊歎於里閭今忍自欺於天  
日懇誠一念不翅已甚纖悉百爲幾如家事官  
僚惟其可用復何常職之拘德意有所當宣皇  
卹小嫺之避方桐川之再至適麥壠之未秋罄  
罄衆口之告飢髦髦累章之瀝懇雖尚稽承  
詔臣子不得而專然苟可活民 仁聖必無所

愛遠稽汲黯河內之故事近考范鎮宛立之已  
行輒頒給而後聞果允俞之亟下豈料屬城之  
守廼騰罔上之章謂人臣之辜無甚於擅權而  
天下之惡孰踰於方命始共成其過舉終 反  
中以深文借前古尾太之言實微臣族赤之地  
維日月照臨之下靡隱弗照顧風波震蕩之衝  
何恃不忍亟伸辜籲仰瀆 聽聰在漢法之當  
誅幸堯仁之垂宥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澤流  
遠邇識洞忠邪知臣分求救之憂詎難安視察  
臣有放廢之故意實無他特恢舍垢之恩稍正



望讒之典以伸輿議以厚邦風臣敢不祗載鴻  
私勉殫駑頓使殺身有益尚有一節以報君况

為善無傷敢替初心之及物又謝宰執啟云巧

自列隘恩下逮迄救過以弗誅上聞極抗章而

感惕伏念某本漸通敏徒抱關疎侍軒輝每

見之頻誓竭鴛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

下之頻誓竭鴛材祗承德意屬江左並罹於旱

煥而稱夙宵一極於凋殘蒙振贍之特優俱奉行

之弗稱夙宵一極於凋殘蒙振贍之特優俱奉行

王事殆同於家事所冀惟仁恩而均被靡違顛

文法以自營頌當原隰驅馳之特備觀田野焦

熬之實欲釋則人苦青映之乏欲濟則官無紅

腐之儲抑立難逃其死與既刑有負其失職以

專之損身而任責勉效便且之舉亟蒙開可之

寧若顧小臣敢越於拘學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

乃影朝廷之越於拘學見盛世素存於寬大是

篆曷既編摩

禮部侍郎謝表乙酉九月七日

臣某言念伏準告命授臣朝議大夫試尚書禮

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兼

直學士院所有直學士院職事累具辭免奉聖



旨依所乞免兼外已於今月初六日祇受者伏  
以龍飛九五幸逢真主之興駟召再三遽遣  
臣之列職親地遠恩鉅人微臣其實惶實懼頓  
首頓首竊惟國勢之重輕率視人材之聚散王  
多吉士則若鳴鳳之集梧桐朝有直臣則若猛  
獸之衛藜藿和聲聞而妖聲自息正氣勝而邪  
氣罔干是以 元祐首年盡起諸老 隆興初  
政畢萃群賢正涂既開治象可卜於赫盛旦適  
追先猷宜得白首耆人之英以重清時敵納之  
選伏念臣學雖志道材弗喻人忝乙第於慶元  
臨軒之初綴三館於 嘉定改弦之始齧靡久  
直曾微華國之文螭陛屢前徒抱愛君之志越  
從予節洊易守藩尚期宣室之席前忽痛鼎湖  
之弓墮義輪東下方薄海之仰瞻漢札西來先  
時髦而收召身未登於詞掖班已躡於儀曹金  
馬玉堂假儒臣之榮寵蘭臺石室窺太史之秘  
藏自惟何人叨此殊獎茲蓋恭遇 皇帝陛下  
德全純懿學務緝熙念皇天后土之監臨居懷  
兢畏察君子小人之消長實兆興衰謂臣雖無  
適用之材如臣粗有勿欺之節擢躋邇服許責



微忠臣敢不戒在苟容期於筭報惟禮可以爲  
國願廣晏嬰之言非道不敢陳前竊效孟軻之  
敬謹奉表稱謝以聞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對越甲藁

請免

辭學士院權直狀

嘉定二年十二月

某今月十八日準省劄省同奉聖旨真某兼學  
士院權直者選掄持異震懼靡寧竊惟翰苑之  
置官俶自開元之定制雖典司內命號爲供奉  
之近班然遴簡外廷或以校讎而充選於皇孝  
祖參酌有虞肇新北門攝直之名以處東觀洽  
聞之彥惟材是用寧職之拘然自 淳熙以來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距今餘數十載迺若考中而降居此惟二三人  
實謂至難詎容輕畀矧 皇上聿新於萬化欲  
王言誕播於四方盍咨討論潤色之英大闡溫  
厚坦明之制伏念臣早緣干祿勉學爲文僅知  
場屋剽襲之功焉識朝廷嚴重之體頃從璧水  
入點道山老歲月於槩鉛猶漸亡補鼓風雨於  
詔令敢謂能勝偶倖直之虛員俾譟材而承乏  
身雖甚寵誼有當辭昔在 厚陵深嘉蘇軾欲  
循古實躡實禁林觀時宰臣啓奏之言尚俟入  
望屬厭食之後况其未能爲役何敢徼榮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寢已行之誤渥疇可用之實能  
則名器不以假人允叶一時之公論文章足以  
華國漸還三代之遺風所有恩命未敢祇受伏

候指揮

十二月二十一日三省  
同奉 聖旨不許辭免

辭起居舍人狀

嘉定六年二月

某今月初七日準省劄節文二月初七日三省  
同奉 聖旨真某除起居舍人日下供職某竊  
惟古者設載筆之官分記言之職推原本指蓋  
以人主出言之善否實治亂榮辱之樞機遴選  
端良寘在左右操觚執簡有聞必書庶幾非道



不言納君德於無過之地膺是任者不其重歟  
伏念某材弗造時學未聞道徒以文墨淺枝饕  
攝禁林首尾四年漫無云補循名責實擯斥所  
宜遽蒙誤恩權典記注維昔先正宗工猶多力  
辭不敢輕受顧如庸陋迺可冒居况今賢俊布  
滿周行論德較能最在人後伏望 朝廷特賜  
敷奏俾某姑仍舊少追譴訶精擇名儒以重螭  
陛所有恩命某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二月八日  
奉 聖旨

不允

辭秘閣修撰江東運副狀嘉定七年  
十二月

某今月初二日准省劄十一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  
寵數便蕃愚衷震揚伏念某譴焉晚出幸際熙  
辰遍歷清華漫亡補報屬以親年既晚喜懼交  
懷數控悃私斬一偏壘以便晨昏之奉敢畵誤  
渥超擢逾涯玷中秘論譏之華副陪都漕輓之  
寄退惟不肖資望俱輕豈足以上副選掄下蘇  
疲瘵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上件恩命陶  
鑄一州郡差遣庶幾愚分得以少安伏候指揮

十一月五日三省  
同奉 聖旨不允



辭轉官狀

嘉定十一年十月

七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真其特轉一官劄付

其照會者誤拜明綸震惶無地仰惟 聖朝褒

功錄動罔間鉅細固得礪世磨銳之術然而職

有當為則不足以言功功非可紀則不足以受

賞近者海盜被猖侵軼郡境其繆為守將職當

討捕憑藉威靈幸遂俘獲僅能免責何敢言勞

兼計畫驅馳出於同僚效命追襲出於將士激

昂忠義則寓客之力鳩集丁壯則鄉豪之功其

在妄庸一無籌畫因人成事曾何足云况當邊

未靖之秋正 朝廷重惜名器之日若其之區

區微勞遽蒙寵渥則被堅執銳攘却醜虜者又

將何以待之某一介書生粗命辭直之義反復

思念實不遑安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還特

官恩命使上無濫予下無妄受於義兩得何榮

如之瀝狼投忱必期得請所有省劄謹寄留本

州軍資庫未敢祇受伏候指揮十一月一日奉

辭集英殿修撰知隆興狀

其伏準七月四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其除集

英殿修撰知隆興府江西安撫填見闕就送還



人疾速前去之任候滿前來奏事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錫命過優拊躬增惕竊以禁廬遽職昔以寵侍從之英督府名都間或咨輔弼之舊蓋班峻之選掄宜稱而地雄則負荷為難伏念某本之技能繆塵知獎鼇龜靡躋未殫許國之忠龍節虎符茂著治民之最政虞函黜遽冒明恩論著非長自冷撰而叨熱撰附循何有繇遠藩而玷近藩豈不貪榮懼難勝任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姑仍舊職改畀真祠負鰥至微庶逭疾顛之咎銜環自詭終酬願報之心

所有上件省劄某未敢祇受寄留泉州軍資庫

外伏候指揮

八月二十一日 奉 聖旨不允

辭寶謨閣待制知潭州狀

嘉定十五年十月

某九月十五日准省劄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闕所在州軍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兵級逐州更替遇接人到日止具已起發及到任月日申尚書省劄送某者恭承令渙有惕懦衷竊以列職西清班實聯於禁從分符南楚寄尤重於帥垣必材



望之無優始選掄之克稱伏念某賦姿甚陋積  
學未充掌制記言僥榮何補觀風作牧奏最蔑  
聞方勉報於國恩乃驟違於親養三年素鞞甫  
遂終喪一札泯綸遽叨錫命顧憂患摧傷之後  
正山林屏伏之餘詎意么微上蒙記錄以次對  
而易論譔班資既甚超踰列長沙之暇豫章事  
任尤為繁重昔尚慙於非遽今奚敢以冒居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追還茂渥改畀叢祠庶安  
孤陋之蹤少逭盈滿之咎所有省劄未敢祇受  
已寄留浦城縣庫外伏候指揮十月一日三省  
同奉 聖旨不

允仍從依已降指  
揮疾速起發之任

再辭待制狀

嘉定十五年十  
月二十七日

某昨準省劄節文九月六日三省同奉 聖旨

真某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填見  
闕某尋具辭免恭惟省劄十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仍依已降指揮疾速前去之任君父  
有命臣子敢違顧如新沙郡寄之雄荆湖帥閫  
之重在選掄為至遴豈譎薄所能堪迫於宸指  
之嚴靡容固避迺若職名之峻尤所未安蓋有  
唐命次對之官至本朝參近侍之列非嘗真歷



禁從未始輕有詔除或驟昇於儒宗式從群望  
或優褒於治最庸示殊恩某者學本迂踈材非  
敏茂綴班兩省一無裨補之能去國九年三月  
清華之直雖幸榮之已甚猶又次之可言迫切  
集撰之陞往蒞洪都之填甫半期而遽去曾寸  
效之未聞顧以何名可當茲授致身邇列豈非  
寒士之榮假寵罔功遭重清朝之累載循非據  
敢昧牢辭除已一面擇日祇受新除知潭州恩  
命外所有寶謨閣待制職名欲望 朝廷特賜  
敷奏許令避免姑仍舊職俾懋新庸庶迓超躡

之議實荷全安之造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六日

旨依已降  
指揮不允

辭賜金帶狀

嘉定十六  
年正月

某伏準尚書省劄子正月一日三省同奉 聖

旨真某余嶸李臺楊簡陳曠各特賜金帶一條  
許令服繫者某恭聆成命不勝震惕竊惟精鏐  
寶帶所以寵朝廷待從之臣某猥以無庸叨榮  
次對以為過分繼蒙恩渥畀以紫綬方惟弗稱  
是虞曾未幾何又有錫鞶之寵顧某何人可以  
當此况同日並命者三一以制闈一以耆儒予



之有名受者無媿其於其間獨為忝竊之類祇  
拜實不遑安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上項指  
揮亟從寢免不勝大幸所有前件省劄見寄潭  
州軍資庫其未敢祇受伏候指揮二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  
允不

辭免召赴行在狀

某九月二十三日准省劄九月十二日三省同  
奉 聖旨真某召赴行在者某聞命兢惶罔知  
所措唯 二聖臨朝之日正四方觀正之秋凡  
收召於人材必采求於時望緬稽 元祐因興

議而用群賢近攷 先皇以經筵而招一老物  
情既協治象可占如某者問學荒疎器能譎薄  
徒以書生之末技誤蒙 文考之殊知入侍軒  
墀出分麾鉞未效涓埃之報空懷覆載之恩八  
駿遐征忽痛仙遊之不返六龍臨御所訢神器  
之有歸敢圖負辰之云初遽辱賜環之先及十  
年去國豈無意於本朝千載逢辰亦願禪於初  
政亟宜祇命敢復控辭其如朽木之非材重以  
負薪之多疾自長沙而見宣室有媿昔人陪屬  
車而上甘泉可當謨寵異回嚴召改畀真祠庶



安駑足之蹤免連顛躋之咎所有省劄某未敢  
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欲望特賜敷奏施行  
伏候指揮

十月二十一  
日奉 聖旨

辭免禮部侍郎兼直院狀

某九月三十日準省劄節文九月十六日三省  
同奉 聖旨真某除中書舍人無侍讀又準省  
劄節文九月十九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某除  
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日下供職又準省劄節  
文奉 聖旨真某依舊兼侍讀者內使之除俟  
逾三日秩宗之命遽下九天仍經陞之新榮兼

詞林之舊直此前代崇儒之典最謂寵光矧嗣  
皇訪落之初可容輕付如某者自視闕然禮樂  
詩書少雖涉畧文章翰墨久已荒疎分閫二年  
憂民一意瘁痾由已敢辭夙夜之勞毫髮亡功  
徒致陰陽之寇精神眊曠形体支離頃屬夏秋之  
交嘗陳香火之請蒙恩未許竊祿是慚詎意龍  
飛首放駟召甫登西掖旋貳南宮陳善責難蓋  
平時之自詭尊經好學廼盛旦之親逢所願依  
日月之光期或遂消埃之補而某自嬰宿疾未  
底安全編簡舊文都忘前習記牋常語且出他



人豈堪持衰憊之身而輒造清華之選仰祈敷  
奏俯徇愚衷祿賦祠庭度少瘳狗馬之疾心馳  
帝闕終願輸螻蟻之忠所有省劄某未敢祇受  
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指揮十一月十二日  
奉 聖旨不允

令學士  
降詔

勅某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侍讀目下供職恩命事具悉卿  
以鴻碩受知 先皇而朕則未遂一見也故  
於嗣歷之初仰体留遺之意爰加迅召迭下  
除書謂即端驅矣乃尚柅車邪味昔賢難進  
之風不忘嘉嘆思應聘翻然之義其勿留行  
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  
平安好遣書不多及

再辭免新除狀

臣近具奏辭免新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  
侍讀恩命十一月二十六日準省劄十一月十  
二日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者臣雖訓  
詞之未拜已榮懼之交并伏念臣一介寒生起  
身農畝自 開禧末以選階登朝列至 嘉定  
初以館職直禁林曾不數年叨備二史越由外



補四玷節麾論議三迂遂麾次對凡此皆先  
帝拔擢之恩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者也去  
國十年雖不敢有干榮慕進之念然區區素志  
猶冀一日復近旒宸少效芻蕘之忠而遺詔遽  
頒板蕩無及終天之痛荼毒何窮 皇帝陛下  
踐祚云初首加收召詞垣從橐疊被超除講殿  
書帷又容陪侍此臣千載一時之遇也倘獲盡  
忠 嗣聖是乃圖報 先皇犬馬之愚敢忘  
斯誼獨處鴛劣之資多病早衰加以不材肩膺  
煩劇凡他人談笑而可辨在微臣必竭蹶而後  
能又以旱菑盡瘁祈請由是百病交作門不離  
醫每值隆寒所患尤劇自顧疴殘如此必須休  
養年歲專意服餌庶不遽為廢人苟未填溝壑  
之前皆仰報乾坤之日伏惟至仁矜而憐之俾  
令奉祠于外異時苟幸有瘳惟命東西所不敢  
辭干冒宸嚴臣無任激切望恩之至所有省劄  
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  
依已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 辭免修史狀

臣十一月二十五日準尚書省劄子十一月十



日三省同奉 聖旨真其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惕然以榮為懼臣伏見先朝臣曾輩者論以為古之良史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志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史職之重若此而使臣者濫廁其間竊恐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如昔人所誦也况臣叨擢小宗見再控避兼官太史尤難冒居伏望聖慈併回誤渥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見寄收潭州軍資庫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十二月十八日

奉 聖旨不允

### 乞給假狀

某於嘉定十七年九月以後叨被召命復玷恩除緣代者未至當十二月十六日始以兩司印記交付運判李東即日登除適值連雨泥淖行役艱辛顛跌頓撼長幼番病所至訪醫藥療治歷四旬有餘乃抵信城緣某去年疊被恩作今自信城去家僅數程欲乞 朝廷特賜敷奏除程給假俾獲燎黃墓下及從事醫藥候假滿日即赴行在奏事伏候指揮檢會嘉定十七年九



月十九日已降指揮真其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十一月十日續降指揮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降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職

### 三辭免新除併乞郡狀

某昨再辭免新除恩命乞令奉祠于外恭準十二月十九日省劄十二月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下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需章游上恩札繼效螻蟻小臣不敢不遵奉矧惟御天

之初萬物咸覩某以不材聯榮候對尤願奔走闕下一瞻穆穆之光謹以別狀具申給假候滿赴行在奏事外惟是春官貳卿朝廷高選經筵史館必待名儒顧如某者學問荒疎識慮凡淺私自量揣實難叨居至於視草禁林向者雖嘗備數是時去離場屋歲月未久文詞骯髒已無足觀去國以來浸益廢忘駢黷應用悉出他人回視舊習幾同隔世若或貪榮冒寵必致自速顛濟切念臣材能雖弗逮人志念每在及物補外一紀四易節麾其於民事頗嘗諳悉所至盡



瘁不敢營私撫摩凋殘惠養博獨粗知殫竭仰  
奉使令與其躡綴從班強其所不逮曷若仍因  
郡紱勉其所可能是敢控瀝忱衷仰干造化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與其一州郡差遣仍許奏  
事之任其在么微實為大幸伏候指揮五月十日奉  
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即速前來  
供職仍具已起發日時申尚書省

### 展假狀

某昨具狀申 朝省乞給假將理候假滿日赴  
行在奏事恭准省劄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依  
除程給假一月假滿依已降指揮日下前來供

職竊念某自去歲十二月十六日受代登塗陰

雨連併行役甚難至今年二月初十日始抵浦

城寓里合於今月初十日假滿所當遵奉指揮

即造行闕緣某在途之日全家番病子婦損孕

息女喪亡悲憂感觸舊疾復作面目枯悴行步

艱辛飲食頓減語言少力自今招醫療治雖稍

向安未堪勞動若扶僊上道必有顛踣之憂欲

望 朝廷特賜敷奏再與展假將理實荷全生

之造伏候指揮勅會已降旨揮除禮部侍郎兼  
直學士院兼侍讀三月二十五

日奉 聖旨依與展假半月假滿  
依已降旨揮即速起發前來供職



乞先次上殿狀

朝請大夫寶謨閣侍郎真某狀證對某昨於嘉定十七年九月十九日奉 聖旨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日下前來供職某節次具狀辭免累奉 聖旨指揮及降制書不允某已於六月初四日入國門訖欲乞先次上殿更令取自 朝廷指揮施行伏候旨揮六月初四日奉 聖旨令

閣門先次引見上殿

辭免直院狀

證對某昨叨召旨濟拜除書自顧不材非所宜

稱屢陳免牘竟闕俞音既入國門蒙 恩賜對

方命有罪詎難復辭所有儀曹經筵史院等處

除見申審得旨日下供職外惟是禁林清邃顯

代王言命令之頒動關國體某向者雖嘗承乏

是時去離場屋未久文詞骯髒已無足觀况自

補外以來倏更一紀惟於吏事朝夕究心筆墨

舊習久已荒廢駢駮之作猶未嘗親措一詞回

思向來套類茫然不復記憶今若貪再入之榮

冒昧供職萬一詞頭之下倉猝不能成章是時

雖遭重譴亦已無及於事兼某昨因在潭之日



軫憂民瘼耗損心氣每一發動輒經旬月如醉  
如癡文字之官非精思不能稱職若勞心著述  
必有性命之憂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令其免  
兼直學士院職事不勝大幸伏候指揮六月十日奉  
聖旨  
不允

### 再辭免直院狀

某昨具狀辭免兼直學士院續於六月十三日  
準省劄奉 聖旨不允者某竊惟再入禁林儒  
臣榮遇自唐而後以為美談顧如某者問學詞  
章素稱膚陋曩當嘉定更化之始嘗寓直者六

年今值 寶慶改元之初復蒙知於九陛猥令

兼紐復與摛文其在孤蹤豈非至願實緣某自  
叨外補一紀于茲柱後惠文之書粗知練習翰  
林子墨之作浸益荒踈記牒悉委之他人筆硯  
盡捐於故習兼緣心氣之疾作止不常思索稍  
勞征忡輒甚用敢洩陳危懇仰瀆公朝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察其情實賜以允俞免直玉堂  
之廬專侍金華之讀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二十三日奉 聖旨  
依已降旨揮不允

### 三辭免直院狀



其近再具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本月二十三  
日省劄奉 聖旨依已降下指揮不允懇辭濟  
上恩指載頒蓋即欽承豈應屢瀆伏念臣昨緣  
盡瘁民事以致耗損心神思慮稍勞疾恙隨作  
故雖小小牋翰猶不免厲之他人况於此菲遂  
嚴顛掌內命向者雖嘗承乏其時年齒尚壯心  
力頗強見諸文詞已媿荒率况今侵尋暮景重  
以拙恙作止不常昨來申控之詞謂若勞心著  
迹必有性命之憂蓋出真情初非偽飾伏望  
朝廷赦其繁文之罪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仰戴

洪造之恩

不勝沒齒之幸

伏候指揮

六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 四辭免直院狀

某證對近三日辭免兼直學士院恭準六月三十日省劄二十九日奉 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竊惟代言儒者之至榮乃命人臣之大罪夫以禁林之地最謂邃嚴儆直其間必篤鴻碩某猥以末學初無寸長幸逢千載之期猥叨再入之寵平生素望何敢及茲豈不願優游玉堂之廬密勿金鑿之直何苦堅避自



速嚴誅蓋以詔令之頒最關國體文章之發皆  
本心源而某四忝節麾一周星紀視人猶已憂  
公如家積緣思慮之勞遂得煩悻之疾比方少  
瘡猶未復常雖應酬牋翰之微莫能措手豈典  
掌綸絲之重可使強顏竊自省循實難堪處昔  
唐韋洪景以草詔踈漏而降紕本朝范鎮以  
用事差誤而左遷彼皆名儒猶坐此失况某材  
既陋甚而疾復繁之倘冒昧以祇承必立臻於  
曠敗用是彷徨累日不免仍控忱詞伏望 朝  
廷特賜敷奏許令免兼上件職事實拜共造保

全之恩伏候指揮

七月五日奉

旨依所乞免兼

聖

為足疾請朝假作

證對某見患右足赤腫行履艱難欲請今月初

六日以後朝假五日將理伏候指揮

八月五日奉

聖旨

依

乞宮祠狀

臣輒杼忱悃上瀆睿聰臣螻蟻微軀頃叨闡寄  
憂勞太過遂抱沉痾頃者訪落之初猥叨召擢  
扶僊就道幾不能支造至江干招醫療治偶幸  
小愈遂獲造朝賜對宸廷勸誦經幄知隆渥寵



真西山文集卷之十一  
祿光榮臣子之心豈無眷戀受恩未報求去謂  
何伏念臣嬰疾以來衰證具見拜跪稍多則不  
勝喘急視瞻畧久則頓覺昏花秉騎有上下之  
艱趨走有顛仆之慮竊自揣凋殘之質難久汗  
清切之班乃者秋氣浸涼宿疾驟作肌膚消減  
筋力支離體既虛盈足復赤腫雖蒙予告未易  
向安皆繇叨竊之故多以致災虞之狎至仰祈  
聖鑒俯察真情特畀祠官俾便醫藥倘尚延於  
殘息終圖報於鴻私干冒 天威臣無任懇切  
俟命之至伏候 勅旨八月九日奉 聖旨  
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勅某省所奏乞特畀祠官事具悉惟后非賢  
罔又惟賢非后罔食此蓋君臣相須之急而  
亦君臣相遇之難自昔已然也卿抱有用之  
學數千里而來卿之本心固欲其道之行也  
朕方望卿以有為則非孟軻不遇之比也而  
乃翻然思去何哉矧卿春秋鼎盛風霜微侵  
少親湯劑自底和平其安厥位以展猷為朕  
之卷卷卿其深體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再乞宮祠狀



某近緣疾恙控告公朝乞昇祠官退伏田里伏  
準今月九日省劄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  
詔恩綸下布備極寵光自顧么微豈宜蒙稱伏  
念其至愚且陋初乏寸長際遇龍飛首叨召擢  
其為榮耀實倍等倫間者一對便朝兩侍經幄  
竊見 聖上虛懷忘我有 仁皇之度發言中  
理有 孝宗之風退而喜躍為之不寐自昔有  
志之士嘗患遭時之艱今某何幸既值英睿好  
學從善如流之君而廣廈細檀從容勸誦又無  
非可言之地深願勉殫尺寸少補消埃曾未三

月遽求引去揆之於義亦夫豈忍為實以螻蟻之  
軀連年抱病昨幸少瘳遂獲造朝兩旬以來舊  
患復作陰消潛耗血氣益衰重以瘡瘍痛楚尤  
甚精神凋瘁形体支離謁告卧家職事弛廢凜  
然震懼如坐針氈是用再瀝愚衷干投造化伏  
望 朝廷察其情實特賜敷奏檢會前申昇以  
祠祿度幾謁醫問藥獲保生全亦免尸位妨賢  
自貶譴咎某不勝大幸伏候指揮

八月十四日  
三省同奉

聖旨依已降詔不  
允不得再有陳請

乞黜責狀



某比者再輸愚悃丐奉外祠游祇綸音未賜俞  
允么微一介蓋即稟承誼有未安敢避三瀆伏  
念其性資甚陋學術又踈偶際昌時獲塵清貫  
畧亡毫髮上荅鴻恩每日省循第深震惕昨者  
大明繼照命召首盼旋玷除書俾貳宗伯竊伏  
念從臣之職責在論思語嘿之間皆係國體既  
寘身於華近當同上之感休尸素苟容則有乖  
職守盡言無隱則或闕事情而其識慮非長戇  
愚惟舊徒有竭節致忠之意而無適時應變之  
方陳義大迂隱憂過當賴 聖明之洞照知拙

直之無他非惟曲示於優容且復稍加於采用  
天涵地育何以過茲朝思夕惟未知報所而群  
情弗叶公論靡容伏觀憲府之章實中愚臣之  
病但當自列敢復他云欲望 朝廷特賜敷奏

亟加黜責以示威懲庶安衰退之蹤抑嚴風憲

之体伏候指揮

八月十八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士院降詔

勅其省三省同奉卿伏乞亟加黜責以示威  
懲事具悉朝廷之遇士大夫也以禮士大夫  
之進退也以義一或反是則上下皆失其經  
矣卿以碩望朕所特招初至闕廷屢陳忠讜



朕既開納而施行之矣卿果何嫌而必欲賦  
歸耶夫比有事主各罄所懷工師相規同心  
濟濟此隆古之風也朕甚慕之用賢勿貳朕  
固已定於宿心竭節盡忠卿盍益殫於素學  
朕告已再卿無復云所請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

再乞黜責狀

某昨露悃忱冒干 朝廷乞加黜責以示威懲  
恭準省劄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令學  
士院降詔者居數月而求去者三豈其本志不

逾旬而賜詔者二蓋未前聞在 聖朝騰義之

恩可謂甚至而愚臣進退之誼實不遑安竊念  
其猥以譴材濫陪近綴竭忠殉國本艱拙以靡  
他陳義告君或迂踈之已甚雖荷宸聽之容納  
其如物議之沸騰仰惟 祖宗以來務崇臺諫  
之体凡所予奪公論皆謂當然一有譏訶重臣  
猶當引避况於從列敢傲憲綱然其未即抨彈  
盍使自為去就倘控誠之弗力姑懷祿以苟容  
臯矣如山愈難逃於典憲廉隅掃地將不齒於  
薦紳仰冀清明之朝俯察羈危之迹既是排於



執法難冒耻以在廷即賜奏陳亟加譴斥庶幾  
伸言路之風采亦重微臣之罪辜瀝懇輸情必  
期得請伏候指揮八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依  
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三乞黜責狀

某近具申 朝省乞賜奏陳亟加譴斥伏準省  
劄二十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  
陳請竊念其一介鯁生初無長技遭遇 聖主  
龍飛之初召從遐外列在近班每有開陳輒蒙  
嘉定昔孟子事齊之宣王道未嘗少行也徒以  
王由足用爲善至其去也猶三宿出晝以異王

之追已此聖賢事君之心爲臣子所當取法焉  
者也况某以凡材而遭遇聰睿好學之君始初  
清明之政不惟顯用其身而且施行其言亦獨  
何心忍於去 上之左右哉特以 本朝舊章  
尊重言責九臺臣議論所及不必明指姓名皆  
當引去 朝廷亦不復固留所以伸言路之風  
采存朝廷之紀綱而養士大夫之廉耻一舉而  
所全者三焉非細事也伏觀近者臺中所陳其  
於某妄言之臯可謂明斥之矣然而未即彈劾  
者蓋由有委曲保全之意欲其自爲去就故也



今若頑然不知引去則是傲言路也傲言路則是慢朝廷也夫一從臣之去留於事為細而言路伸屈紀綱繫焉其可以某之故而壞之乎且士大夫能重其身而後能為朝廷重今臺臣既斥其罪矣而乃貪戀榮祿栖栖然尚異一日之留則是頑鈍亡耻之人也堂堂天朝衆雋布列安用一無耻之人而使班侍從之班乎反復惟念實無可留之理是用游瀝肝膽控告公朝察其本心而亮其不可得已檢會已申事理即賜處分施行若乃區區愛君之心則雖在獻

畝豈能一日暫忘異時心迹既白朝廷復有

招呼則奔走闕庭其敢或後區區衷天日臨

照伏候指揮八月二十六日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再有陳請

### 辭免除職官觀狀

今月初三日恭準省劄勘會已降指揮真某除

職與官觀九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煥章

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王隆萬壽官任便居住札

送某者竊惟寶奎候對密聯法從之班琳瑯奉

祠實祝聖人之壽於焉列職蓋以優賢伏念臣

器窳且卑學凡而陋屬龍飛之有造叨駟召以



來歸一對便朝獲瞻天日之表并陪講殿親聆  
金玉之音念吾君真有不世之資在微臣當  
効勿欺之報而思慮太過語言不倫雖見察於  
淵衷卒莫逃於公論退循臯戾端合誅夷敢圖  
仁聖之朝特宥愚蠢之罪已為過望敢復僥榮  
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收回寵渥免重過愆所  
有上件恩命其未敢祗受伏候指揮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對越甲藁

舉刺

奏乞將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罷斥  
主簿王長民鐫降狀

臣猥以駑庸將漕江左屬旱蝗相仍民物告病  
朝夕憂懼寢食靡遑仰賴仁聖盛明之朝哀矜  
元元蠲租發廩無所愛惜飢疲之氓賴以少蘇  
然其博采衆言皆謂艱食之日尚長迺續民命  
唯仰二麥故於八月間鑿板勸民種植且控請



于 朝乞撥降錢楮代民糴種復慮報可之命  
尚遲亟以本司椿管錢一萬貫發下太平廣德  
兩郡委自令佐措置給借第四等以下耕農之  
家文移丁寧非不切至意謂近民之官必能恪  
意遵行未幾當塗之民乃有以給散不公請臣  
陳懇者及臣以巡察荒政躬至當塗而來懇者  
愈衆蓋保正縣胥相為表裏賄賂苟行則有以  
一戶而獲數十千者囑託不至則有候伺累日  
而財得百餘金者推原其故皆由知縣謝湯中  
者身為邑長略無惻怛愛民之心視監司行移

漫為文具始則泛然付之吏手繼則一切諉之  
佐官致使吏姦恣行無所忌憚侵移詭冒色色  
有之臣以民訟至多不容但已遂將典押陳杞  
等械送州獄尋據勘到本縣元承州帖發下官  
會二千貫除節次給借人戶外餘錢四百二十  
三貫有奇皆係陳杞等擅行侵用或以入已或  
以供官甚而知縣料理考任主簿修造廨宇亦  
科縣吏出錢吏無從出則取辦于此臣竊考椿  
管錢物非准指揮不許支用臣以憂民之切不  
暇便文自營方自劾于 朝乞正專輒之罪而



官吏乃奉行滅裂如此今當舉行荒政之際若使官吏人人如當塗縣事事如麥種錢則凡陛下所捐以予民者皆將化為烏有矣整整生靈何所依賴臣除一面將勘到公吏照條施行外所有通直郎知太平州當塗縣謝湯中不職之罪實難倖免况料理考任乃其私事輒行科配吏人致使將官錢侵用其平時律已抑又可知伏望 聖慈將湯中特賜罷斥使州縣之吏咸知究心荒政不敢苟簡庶幾實惠得以及民實一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取旨揮施行

小貼子照得當塗縣丞賈敷言主簿王長民皆同任給散之責二人者亦漫不警省縣吏持詭名之狀請判敷言等更不詰問便即支錢臣各已移文令其具析今契勘敷言之罪止是鹵莽猶為可恕若長民者書生為吏乃於歲儉民飢之日狃新官舍據獄司勘到陳杞等供稱主簿聽人吏李顯祖賈批貼告報本縣自押錄手分鄉貼司抄寫人各名科納添助修造錢多少有差陳杞等無從擘劃遂



於麥種錢內擅支四十四貫以納本廳續又  
侵支四貫五百買物以犒匠者蓋今州縣之  
官凡百非泛用度率多敷配吏人相習成風  
視為常事不思此曹果何從出若非浸移官  
物則必接受民財此風不除為害非淺伏望  
聖慈將長民量行鑄降使官吏稍知警飭不  
勝幸甚

奏乞將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罷黜  
廣德軍廣德縣丞馮統送部與獄祠狀

臣竊惟邑之有丞所以協贊其長治一邑之政  
若乃狼傲而陵上昏眊而失職有一于此是謂  
負丞臣以廉察為官豈容置而不問伏見宣教  
郎知寧國府南陵縣丞李仁任故參政彥穎之  
孫而澄之子也淳厚端良有忝祖烈輕儇浮薄  
厥有父風本縣去歲菑傷為一郡最賑飢檢旱  
若抹頭然惟令與丞均當任責而仁任乃以被  
檄為名委其職而去卧家數月恬若不聞畔官  
離次已為可罪近以州郡文移督促始不獲已  
還任遷怒邑宰百端侵陵自典吏而下不時梓  
至其庭斷以大杖訊決動至數百械繫或至通



宵且以知縣妄用官錢偏申臺府及守臣張忠  
恕索賸驅磨縣家所用皆有去者仁任之言莫  
非詆誣臣考諸公論皆以仁任爲不直遂對移  
蕪湖縣主簿龔其少戢而仁任更無一字遵稟  
徑翩然以歸非惟不有邑長且不有監司矣臣  
所謂狠傲而陵上者仁任是也迪功郎廣德軍  
廣德縣丞馬旒年迫桑榆志氣衰落聞嘗攝邑  
頗之麀聲近以本軍檄往平江般運制置司對  
撥米斛群情喁喁日望船粟之至而旒乃以黠  
胥自隨縱其侵漁船戶錢物遂使船戶公爲欺

竇盜糶官米凡七十餘石當飢民仰哺之際一  
勺一合皆爲可惜旒爲監臨官不能檢察以致  
散失米斛其多如此豈容逃責臣所謂昏眊而  
失職者旒是也二人者一則少而狂一則老而  
繆俱難存留在任伏望 聖慈將仁任罷黜旒  
送部與獄廟俾凡爲吏者知所警飭實一道幸  
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  
諫院照會

奏乞將知寧國府張忠恕亟賜罷黜

臣竊惟天災流行雖盛世不能免惟上而朝



廷下而守令至誠以憂之盡力以裒之則民雖不幸而遇凶歲可使骨肉相保而無流離全其天年而不至殍踣以死昔人有云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仁人之於民蓄雖髮膚有所不愛况其他乎富弼之在青州存恤流民如其家之子弟趙抃之在越賑饑藥病多出私錢蓋為君上牧元元為國家固根本法當如此臣以駑劣將漕江東屬歲旱蝗民物告病仰賴陛下仁聖哀憫無告之民散財發粟以鉅萬計真可謂堯湯之用心而臣徧察州縣間求其至誠惻怛

恻意奉行者則何其甚寡未嘗不仰歎朝廷之至仁而咎官吏之不仁也聞者蓋嘗以給貸麥種錢縱吏盜用而劾一令矣又嘗以般運米斛縱吏為姦而劾一丞矣若乃身為二千石而志不在民將朝廷賑濟之米捐畱破用其罪有甚於二人者乃獨置而不問則是纖悉於小官而鹵莽於大吏也臣謹按朝散郎權發遣寧國府張忠恕以輕儇浮薄之資濟之以陰狡誕謾之術曩守雲川汙穢無檢為憲臣所劾僥倖獲免自以為能及來宛陵貪恣益甚開告訐之



門以陰求人過一詞胥星牽連入獄有臯犯甚  
微而遭編竄者宗聚歛之政以傾奪民財極意  
槌剝一孔不遺有逋欠無幾而遭估籍者邦人  
畏之甚於豺虎去夏亢陽種不入土臣以手書  
與諸郡豫講振荒事宜獨忠恕條畫燦然本末  
甚備臣大喜過望亟下其所申於諸州俾視以  
爲式居無何有自宛陵來者乃言其境內飛蝗  
塞路粟直翔貴州郡恬若不聞臣竊恠之何其  
言之工而實不副也近者循行太平廣德二郡  
其地與宣大牙相入薦紳父老多爲臣言宣境  
之民憔悴尤甚振恤之事殊未有倫傳聞鄰境  
散錢給米已至一再有恨不得爲旁郡民者臣  
亟馳書提舉常平李道傳問其故道傳復書以  
爲宣之六縣地最大旱最甚前後所申最詳而  
事最不舉臣謂道傳此言實深中其病而忠恕  
方且裒類成帙一一記載若已記事之爲者臣  
得而讀之則虛詞多而實事少略於給散而詳  
於勸分其間有月濟二日糶四日者濟米出於  
官司糶米取於上戶官司所惠旣微而上戶之  
米又盡充官糶不知自餘日分細民何所仰食



未幾承常平司牒稱寧國府昨蒙 朝廷撥賜

轉般倉并義倉米凡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二

石而本府撥下諸縣為賑濟用者止五萬六千

二百四十六石其餘六萬一千餘石未見去著

遂行疏問忠恕雖巧為分擘回申而氣餒詞窮

不可掩覆姑摭數項言之如諸縣合糶人戶已

將勸分米充數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

支破在城安濟坊孤老并諸縣乞丐人已將常

平米給散矣而忠恕復於賑濟米內重疊銷豁

兩獄罪囚土軍編管等人并家累重大官兵月

糧口食州郡自當措辦而忠恕亦於賑濟米內

拘留其他虛支大破色目非一猶且攤布不行

復將二千三百七十餘石指為灰蛀欠折之數

不思上供綱米係嘉定七年新收而義食米亦

近常平司委官覆實灰蛀欠折何至若是之多

公為誕妄一至於此原忠恕本意自謂文移眩

惑可以欺人冀將官米暗行乾沒不虞道傳單

車入境盡索文歷鈎校條析具得其情倉猝報

應姦狀畢露蓋其平時習氣以此為常當書覆

金無所忌憚獨不念一郡數十萬生靈嗷嗷如



在溝壑 陛下不惜太倉之積糶之於垂絕之  
中爲守臣者縱不能有所附益其忍爲侵漁之  
計乎且 朝廷蓋嘗因忠恕之請頒祠牒截網  
米以贍州用矣借令經費猶或不足夫豈他無  
樽節之方何至紛飢民之臂而奪之食其亦可  
謂不仁之尤者矣况荒政之行當以賑濟爲主  
勸分爲輔蓋有司不惜官廩以惠民然後可責  
富室不私藏以惠鄉里今忠恕於 朝廷所賜  
則妄行破用於民間所有則根枯無餘形迫勢  
馳一切不卹考諸民詞有家產僅千錢而勸令  
認米四百石者有因公事至庭而罰米數百石  
者民間畏其震駭止得俛首聽從摅忠恕所申  
六縣人戶認米凡十二萬八千九百餘石苟非  
以無道行之其能致多若是乎如涇縣土瘠民  
貧所科亦一萬一千四百餘石忠恕尚怒其少  
形之批判必欲其急作措置否則縣官按奏黜  
責典吏刺配嶺海是趣迫官吏使之毒民也以  
忠恕之政無善狀士大夫皆謂豺狼不問責實  
在臣而臣獨容忍久而未發者尚欲責以棘荒  
之效故也今察其所爲決無可望之理而春夏



之交青黃未接正是民飢之時必待其餓莩纍  
纍死亡枕藉然後舉劾其亦晚矣臣與憲倉二  
司雖分州措置荒政然於官吏臧否則自當通  
察用敢不避仇怨疏其罪狀以聞伏望 聖慈  
將忠恕亟賜罷黜令提舉司將元撥賜米斛一  
一驅磨實數申尚書省仍乞下臣此章戒勵本  
路州縣凡奉行荒政之吏各當仰體 朝廷之  
至仁毋效忠恕之不仁其有沮格 上恩俾澤  
不下流坐視民飢而極揅不力者並許監司按  
奏重寘之罰庶幾民命可全而和氣可召實一

道大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貼黃臣竊見忠恕以峻急苛暴之政歛怨於  
民去歲之秋宛陵之士有條民怨十事以示  
臣者蓋謂租賦之法自正數外一毫不當多  
取所以編之版籍給以牌由依數輸納以為  
一定不易之制而本府則不然牌由內明書  
紬一寸則科納一尺明書紬一尺一寸則科  
納二尺明書綿一錢則科納一兩至於和買  
紬絹亦將零寸責令盡納整數其怨一也本  
府受納夏稅秋苗不用文思斗斛而用私製



寬大斗斛兩歲以來加增收耗尤甚於前總而計之不啻多量一倍以上受納官隨印申府乞委官般量將加增收到之數為出剩以獻開場未幾所收出剩已可補足正數便行出榜責令人戶重價輸錢以歸府用其怨二也人戶輸納去年折苗錢以一石為率如納私米通用米二石二斗了納如納粳米通用米二石了納今年六月十一日以前私米每石八百文足粳米每石一貫文足更有官收水脚等錢共五百文足只合通計錢二貫五百文足而官司估價每石納成三貫四百五文足則是每石多取民錢一貫文足其多收折麥錢大畧亦同其怨三也他如公庫既造酒宅堂又造酒責令官吏沽賣以撓奪贍軍正庫之課額一有虧欠官員動遭責罰公吏例行決配而官吏怨坊場河渡之敗闕者不任興開虛負官錢無可償納家既籍沒身復監留餒瘠如鬼猶不釋放而坊戶怨宗子降生陳乞公據者逾年而不行陳乞起支者經年而不予近又拘例坐倉回糴孤遺米并以



酸淡官醞折支料錢而宗室怨軍人預借春  
衣錢每名抑支官酒七升虧折甚多噤不敢  
言而軍士怨中產之家有因科配賑糶破壞  
家業而怨者有為戶長以逼催逃閤稅賦驚  
瘥代輸而怨者有無辜遭羅刑辟編竄他州  
骨肉離析而怨者臣始聞之猶疑其言之過  
尋采衆論皆謂信然矣 陛下宵旰勤民惟  
恐一夫不獲其所而忠怨身在近藩敢為殘  
忍以結怨于下一至於此臣以按察一道為  
職倘不亟加論奏使忠怨僥幸善罷或反叨

陞擢外臺耳目其將焉用此臣所以不敢嘿

也伏乞睿照

嘉定九年二月二日三省同奉  
聖旨張忠恕與官觀仍令江東

提舉李道傳日下起發前  
去時暫兼權寧國府事

因明堂赦薦趙監獄番

臣等伏讀嘉定八年九月辛未明堂大禮赦書  
內一項應士人有節行才識學術素為鄉里推  
重不求聞達者委監司帥臣同加搜訪每路一  
二人仍與本州長吏具從來所為事實所通學  
術連銜結罪保明聞奏即不得已常材備數委  
三省再加察訪如所舉不妄特與擢用仰見



聖朝網羅遺逸之意臣等朝夕博訪期所以稱  
塞明詔之萬一竊見文林郎監潭州南嶽廟趙  
蕃元祐故家學有源委識慮深遠節操清高  
蚤歲得官臨事有立年逾四十即上祠請隱居  
求志垂三十載矣安貧處約泊然無營少工于  
詩晚益平澹身雖閑退而愛君憂國之念未嘗  
少忘其在州里誘掖後進一以孝悌忠信為本  
蕃雖名在吏部然其行誼學識素為鄉曲所推  
不求聞達正應詔旨臣等既深知其為人又其  
家居適在所部庸敢輒以名聞伏望 朝廷更  
加察訪如臣等所舉不妄即乞特加旌擢以厲  
士俗其於世教蓋非小補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洪運管等官狀

臣一介迂愚濫將使指理財弊訟職務寔繁所  
賴僚屬相與協濟竊見承議郎江南東路轉運  
司主管文字洪彥華天資樸茂學問淹該居常  
務自韜晦不以已長示人而徐考其所為則言  
行相副表裏如一曩宰衡之茶陵適值儉歲疾  
心拊字民無流亡至於應辦和糴招募効用皆



不擾而集諸司嘗以政最剝聞于 朝甫及期  
年以內艱去邦人父老懷其遺愛久而不忘繼  
宰信之上饒以惠利爲政如在茶陵時然其恬  
退自將安於平進故知之者少臣謂如彥華者  
若加進用俾究所韞必有可觀從事郎前江南  
東路轉運司主管帳司趙彥覃賦性敏明持身  
潔白羣爲鄂州錄參日其年尚少已爲吳獵詹  
體仁所知目以佳士其在漕幕宣力最多祗荒  
以來朝夕講究如已沐成臣以廣德兩縣舊傷  
尤甚九月間即令彥覃前往與本郡守二圖所  
以拯救之方而能悉心盡瘁不憚勞苦凡所以  
區畫多違事宜給散有方人被實惠臣比循行  
至郡士民稱之如出一口聞其滿替皆願借留  
臣謂如彥覃者若實之煩劇俾效所長亦必有  
以自見臣於二人者察之既熟又皆當代去儻  
不亟加論薦是謂蔽賢庸敢冒聞以備采擇伏  
望 聖慈將彥華彥覃特賜旌擢若後不如所  
舉臣甘坐之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  
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奏乞將新知寧國府陳廣壽寢罷新命



臣伏觀進奏院報陳廣壽差知寧國府尋復有  
旨趣令之任臣竊惟江東一道自晉宋以來號  
爲重鎮者金陵宣城而已有唐之世以宣爲觀  
察府而屬郡隸焉肆我孝宗龍飛陞揭府號  
蓋其疆場之廣處生齒之蕃庶地望之雄重大  
抵亞於金陵故爲親王執政偃藩均佚之地而  
自十數年間廼有凋郡之目臣嘗博訪士大夫  
皆言此邦本自富實頃緣郡守不盡得人或廉  
隅不立而封殖其私或用度亡節而靡於浮費  
故其事體浸不逮昔今誠得一潔已奉公之守  
行節用愛人之政源流本末以漸講求則財計  
不患其不充公私不患其不裕今者郡守闕人  
臣意陛下必將妙選循良以幸此州而改命  
再三乃得廣壽廣壽貪殘之迹人所共知其在  
臨川尤爲暴橫清修之譽幾聞纖毫白奪之名  
交播衆口近因漕臣之言斥使去郡天下莫不  
共難朝廷從善之速而或者猶恨議罰之輕  
今曾幾時遽有此命夫撫之與宣雖均爲名郡  
然其大小輕重要自不同使廣壽在撫以善最  
聞其褻遷不過如此夫旣嘗敗績於撫矣其可



復使守宣乎既不能以善治撫矣其能以善治  
宣乎故自除目之傳公論籍籍如出一口况是  
邦新罹前守之虐民之被禍蓋匪一端至於開  
告訐之門興羅織之獄無罪而籍貲產非辜而  
罰贓錢善良之家必此破蕩者甚衆自李道傳  
被命承攝乃始以次蠲除斯民浸有生意側聞  
廣壽在撫之日如前數事色色有之而其兇暴  
尤出忠恕之上今忠恕甫去而廣壽寔來所謂  
逐虎逢狼害將愈甚抑何宣人之重不幸也臣  
非不知國家用人務在含垢過而能改聖賢許  
之然大體可稱則一青難廢不幸有過則自新  
可期若廣壽平生屢遭彈劾起家爲郡當知  
聖朝枚柢之恩而貪暴亡狀廼更甚於疇昔其  
不可望其改過也明矣臣若顧避不言坐視千  
里之民再被塗炭豈惟下愧百姓實亦上負  
朝廷况今明良會聚之時進退人材率采公議  
刻印鎖印曾無留難何所疑畏而不亟論奏伏  
望 聖慈將廣壽差知寧國府指揮特賜收寢  
別選賢牧以惠一方庶幾凋瘵之甦獲遂蘇息  
臣不勝至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小貼子臣竊聞士大夫之論或以寧國為破  
落州郡非材健之吏不能興起臣嘗體訪本  
府財用之數頗得其實若量入為出自足支  
吾使為郡守者廉不妄取儉不妄費決無用  
度不給之理初不待以健決之人一切之政  
然後可為伏乞 睿照

按奏寧國府司戶錢象求狀

八月

臣竊惟方今 仁聖在上愛養元元若保赤子  
凡百有位皆當恪意奉承使德澤下流鰥寡得  
所然後無負 朝廷為民置官之意而臣所察

州廼有顯恣妄為貪虐相濟大吏以虎狼之威  
搏噬於其上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輕  
蔑國憲荼毒民生者臣儻不以聞則為失職昨  
據宣城縣百姓施良陳翹知寧國府張忠恕妄  
行抄籍家財本府司戶錢象求乘勢收擄錢物  
等事臣亟索府案并追推吏張翼司戶廳吏汪  
澄送上元縣根勘見得施良與兄施茶各居歲  
久至嘉定三年施茶與男施耕同充本府軍資  
庫子侵盜官錢事發配籍其在獄之日即無一  
詞連及施良其後施耕自配所逃歸匿於宗子



趙通夫舍屢千施良甸貨錢物不能一一盡從  
自此浸成嫌隙又緣本府追捕逃軍嚴急遂生  
狡計以知府張忠恕見揭榜召入實封告許於  
是撰造虛詞詣府陳告稱父施恭曾有官會七  
百餘貫并金釵銀錢等物寄施良之家忠恕欣  
然視爲奇貨不待究實徑差司法前去封籍其  
家仍就追施良送獄當盛夏中百端鍛鍊勒令  
招認隱寄情罪盡將財產估賣填償計其所直  
九數千緡忠恕猶以爲未足復將其婿田產併  
行沒官展轉推求尚且未已又謂其女不應輒  
妻宗室婚嫁數年且嘗有子必欲一旦此離其  
爲不仁孰甚於此臣竊考 國家立法唯胥吏  
犯在法自盜贓辜至流以上者乃許籍沒施良  
家本編昨初無過犯雖其兄姪嘗遭黥隸然異  
居折產辜不相及借使真曾受寄錢物揆之三  
尺不過斷罪監償亦無籍沒之理况施耕所告  
元無實跡又涉累載已被赦恩忠恕志在得錢  
遂併 國家之法令 朝廷之赦恩一切不顧  
且自古及今未聞有止憑告許之詞遽將人戶  
封籍者亦未聞有先封籍而後進人者蓋忠恕



之心沉溺姦利民間訟愬稍涉錢之一字便欲攫而取之何暇更考慮實姦猾之徒窺見此指凡其所欲陷害必曰某人罪當罰錢某人辜當籍產忠恕一一施行被誣之民無能自脫者如保正王椿以受船戶繳引錢四貫八百爲人所訐而籍其數萬之貲竹木牙人劉剛等以多收商旅牙錢爲人所訐而罰令納錢三千貫諸如此類非止一端案牘具存可以覆視江東去歲旱蝗宛陵爲甚群情洶洶幾不聊生爲郡守者方且大開告訐之門數興羅織之獄奪斯民仰事俯育之具而供其侈費妄用之資臣所謂大吏以虎狼之威搏噬於其上者忠恕是也當施良被籍之時司戶錢象求嘗受府檄估賣其財產因得挾城社之勢以行其穿窬之謀鷄鶩孳畜則烹之以饗從人縑帛軟細則卷之以歸私室據聽吏汪澄供稱有未上帳之物係象求般去者十餘件如糯穀燭炭綿錢紙札之屬是也有物重估輕象求以詭名買去者數十件如縑段衣物髹器之屬是也以至館客婢僕亦皆紛然收買名雖酬直無異白取獨不念無辜被籍



之家寃痛方甚乘時攘竊豈所忍為臣所謂小吏以狐鼠之姦跳踉於其下者象求是也忠恕前已予祠臣不敢更乞行遣但其違法毒民之狀臣既考驗得實不敢不告于朝象求以貲入官人品猥下而敢為貪墨如此儻令僥幸漏網則繼此塵點仕路必將益肆其姦伏望 聖慈特賜重行鑄罷未不得與親民并職曹官差遣使州縣小吏少知所懲實斯民幸甚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照會

薦本路十知縣政績狀

臣等竊見江東一道為縣四十有三而號為難治者居其大半蓋上供送使為數寔繁月椿版帳率多白掇為令者朝夕惴恐惟財賦不辦是憂至於撫循疾苦伸理寃滯往往視為弗切上下循習謂之當然有能於煎熬之中少施寬裕之政不專以催科為急而以字民為心其在臣等所當激勸今采諸物論得十人焉謹具列于左須至奏聞者

宣教郎知徽州歙縣馮特鄉器資清俊學識通明到官以來孜孜所職至誠篤實一意



在民催科有方不擾而集縣民程暉之子  
為盜所殺蹤跡曖昧莫知主名臣某委之  
緝捕乃能多設方畧日夜究心曾未數月  
罪人斯得姦兇龍鬻伏寃結獲伸考其風績  
可為本道之最

奉議郎知饒州鄱陽縣趙汝俞天族之英篤  
志為善清修雅淡有儒素之風當官而行  
不為阿徇廉靜無擾田里安之

宣教郎知信州弋陽縣柴景望學校舊人雅  
有士譽疆毅自立卓犖不群弋陽近歲凋  
弊日甚自其到任極意爬梳結立義役以  
革紛爭賣弄之弊傷卹戶長以除科較代  
輸之苦裁決獄訟一出至公人情翕然稱  
為賢令

宣教郎知信州玉山縣程榆天資靖重心術  
端良涖官之初適郡守趙不撻務為苛暴  
官吏重足而立同時諸邑鮮不逢迎榆於  
其間獨能弗改常度慈祥和第藹然有循  
吏之風去夏邑境洪水驟至榆方在告力  
疾而出巡行拊勞不俟申請捐公錢以予



民賴以全活者甚衆

宣教郎知池州青陽縣許溪學問淹該材力  
彊濟池之諸邑曩因宣限困於預借溪始  
至官達逢儉歲朝夕勤瘁如理家然旣償  
舊逋又免新借邑之瘡痍於是一洗亦賴  
以少紓蓋有功於此邑者

宣教郎知太平州當塗縣王洽故侍講師愈  
之子天資粹雅操行潔修其爲邑也心乎  
愛人用刑督賦常有不得已之意士民稱  
誦翕然一詞

承事郎知寧國府宣城縣尤燭名家之子生  
長見聞宣城夙號煩劇燭材力精敏治辦  
有方務以恩信及民不爲苛猛歲遭旱饑  
推行荒政曲盡其至殄除蝗孽宣力尤多  
臣等每因百姓至庭試加訪問皆稱其賢  
已決之訟番訴絕少

承議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俞遷老成詳練通  
知物情其治邑以省事不擾爲本人甚安  
之

奉議郎知池州貴池縣蔡汝揆廉謹自將精



勤不懈奉行荒政能盡其心

奉議郎知池州銅陵縣魏執中持身恪謹爲政寬和始終如一有可稱者

右臣等所部縣令之可稱者雖非止此十人而得諸見聞間有未審者不敢遽加論薦自特卿而下人品高下亦各不同大槩主於字民則均在可取之域故臣等輒效舉爾所知之誼伏望朝廷特賜甄錄若後不如所舉臣等甘坐繆妄之臯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薦知信州丁黼等狀

右臣疎庸一介誤蒙 陛下付以外臺耳目之寄嘗竊自誓以爲臧否人物其責非輕倘一毫輒徇其私則內愧此心外慚物議臣雖甚愚實所不敢徃者蓋嘗以公論弗容而劾數吏矣今部內之官有爲公論所予而嘿不以聞何以定蔽賢之罰臣竊見朝奉郎知信州軍州事丁黼性本誠實學有師傳修身立朝物論素所推許今爲郡守曾未數月循良豈第之政已流聞於四方朝散郎通判建康府事曾老聿天資耿介履行端莊出自名家老於州縣精明峻潔意氣



不衰承議郎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  
管文字李宋性行粹溫規模詳績早親師友多  
所見聞澹然自持不為苟進奉議郎分差建康  
府諸軍糧料院揚若行方識遠論正氣平靜重  
自將耻為表襮從政郎建康府府學教授楊邁  
篤於問學副以詞華心術端良操守無玷此數  
人者雖其職守不同然質諸衆論皆所謂君子  
之才非區區擅一長辦一職者之比用敢仰體  
清朝急賢之意各以實聞伏望 聖慈特賜甄  
擢儻一詞繆妄臣甘伏罔上之誅謹錄奏聞伏

候 勅旨

申尚書省乞將饒州司戶趙時伸罷任狀

照對本司今月初六日承浙西提刑司牒齋有

平江府寄居

趙忠

訓即廬州將領趙礪夫有婢阿

郭出嫁與城居百姓李五為妻既嫁之後仍復

不時取歸至則苛留去則復取其淫穢猥下士

大夫之所耻談逮其舅姑與夫不容其往趙忠

訓不勝一朝之忿同乃子趙司戶親戚沈元龍

帶領童僕十七八人直至李五之家肆行威力

毆其舅姑壞其門戶碎其什物強取阿郭以歸



幾同劫盜蔑視官府畧無忌憚本司送獄根勘  
得實已將陪涉人各行斷遣外照得趙將領趙  
司戶皆係見任官不在任所供職而歸鄉橫行  
街市情理無狀且阿郭乃將領司戶聚賭之人  
獄司已盡得其情狀以其事醜穢不欲盡情根  
究然則離任而共為聚賭不得聚賭而輒肆兇  
橫其可乎將勘到情節備牒饒州及江東諸司  
請差人前來平江府追取趙司戶時伸還任本  
司除已施行外竊見迪功郎饒州司戶參軍趙  
時伸身為掾曹職在倉庾畔官離次已是罪人  
况父子聚賭尤為可醜不加懲治無以厲其餘  
仗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趙時伸罷本任以為  
小吏不知靖共者之戒須至申聞者

奏乞將新知徽州林琰寢罷新任

臣以非材誤蒙超除將漕江左一道休戚責實  
在臣視事以來日夕兢惕常恐玷澄清之選孤  
臨遣之恩竊見所部徽州地瘠民貧曩經回祿  
之災舊觀未能盡復春夏以來亢陽為害雨澤  
未決人情憂危正賴賢二千石悉心撫摩庶無  
流離饑莩之患今在任守臣趙師端除丞大府



下政霍權得請奉祠日望朝廷遴揀良牧以幸  
一方比覩進奏院報已差下林琰琰平生素履  
臣不熟知第聞昔爲臺諫之時頗有交通關節  
之跡若子與壻請囑紛紜至今都人以為嗤笑  
夫身在王朝至近也職居言路至嚴也以至近  
至嚴之地猶徇私弗顧如此若付之專城之任  
寄以千里之權必將政以賄成刑放于寵新安  
之人其何賴乎况今旱菑之餘正以講求荒政  
爲急琰嘗兩守偏郡治聲蔑然必不能推饑溺  
由己之心解百姓倒垂之厄臣欲俟其到任然  
後考察以聞重惟琰嘗歷從班州郡將迎費耗  
必倍用敢先其未至冒昧有陳欲望 聖慈將  
琰差知徽州指揮特賜收寢別選循良之吏惠  
此凋瘵之民臣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 勅

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二日省劄三省同奉聖旨別與一等待闕州郡差遣

奏乞將太平州通判韓楚卿罷免

臣竊惟通守之職所以閔決郡條苟非其人必  
至貽害千里臣近據太平州申通判時子懋任  
滿新通判韓楚卿已到任交割職事臣竊見楚  
卿依憑城杜旁若無人訟檄之日居多在官之



日絕少由此縣道敗壞貽患後人推其源流蓋自楚卿始當塗名郡地望素高加以早蓄之餘講求荒政正賴倅貳得人相為協濟如楚卿者實不堪任伏望 聖慈將楚卿罷免或與祠祿

別差作邑有聲績人通判本州實一郡之幸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 准嘉定八年六月十六日 省劄奉 聖旨依韓楚卿

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任 便居住理作自陳餘依

申尚書省乞將樂平大通監稅鑄罷六

某竊聞先儒程公顥有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今公卿大夫之子弟若右

列之初仕者大抵先歷征商征商之微似非親民比然寬厚廉潔者為之則民之蒙利必多暴酷貪婪者為之則民之受害亦衆益知先儒之言可信不誣某比以巡歷至饒州樂平縣有進士程林之百姓鮑貴卿等訴本縣監稅進義副尉王昂之不法事凡數十狀某初未敢謂然遂檄弋陽主簿王晉體究其實乃知昂之以資入官天資狂恠監司有以為材者俾攝尉職由是恣為暴橫旁若無人其催科則將逃絕之稅袞入催帖勒令人戶代輸有送納少遲則於大雪



之夕褫其衣以當錢監留不放幾至凍死者有連日比較遭大杖七次荆劄雜下幾無全膚者其稱呼則以判院直閣自名百姓陳詞誤覆省幹而訊其手背掌心者其行轎則必欲市民起立有倉猝不及而猝至務廳縋吊決捷者邑人爲之語曰寧逢三峽虎不直王監務則昂之之暴酷可知矣又因巡歷至池州有銅陵進士蔡奭百姓曹汝迪等訴大通監稅承節郎李揚不法事凡數十條某亦未敢輕信遂將專攔數輩送獄鞠治乃知其信任胥徒苛征商旅米麥之屬在法不許收稅則巧立名色虛唱數目以取贏五里之外在法不應捉稅則拘立纂節多差巡船以邀截陰與吏人相為囊橐日令買物供應庖厨魚肉茶鹽皆有定數號餐之行無所不為括獄司所勘專攔所供揚前後受吏人錢以數百千計侵盜官錢為數尤多則揚之貪婪可知矣某見其罪狀甚明已將昂之對移信州指使揚對移池州指使二人者既皆獲罪於民難以復還本任伏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昂之揚並與鐫罷以為州縣小吏暴酷貪婪者之戒謹



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

准嘉定八年八月廿一日省劄奉

聖旨王昂

之李揚各降  
一官資餘依

申將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罷職事

某竊聞士之行已篤實為先吏之臨民廉潔為本二者既虧雖小有材亦不足貴矣伏見迪功郎寧國府南陵縣尉汪相如少遊場屋頗有雋聲挾其寸長不修士檢居鄉之日把持縣吏脅之至死械繫于獄久之始脫浮薄無行鄉人鄙之及來南陵蔑棄法守窞戶有欠城墉未納者縱容弓兵抑取錢物窞戶不勝其苦而縊死僧

有為豪民所訟者復遣弓兵要索賄賂僧不堪其虐而又縊死漕臣章良肱欲劾治未果而良肱去自當修飾以蓋前愆而桀驁不悛貪婪如故本司職兼督察郵傳以南陵管下舖屋敝壞令本縣截撥合解錢措置修葺相如偶攝縣事乃敷隅官出木保正出瓦遂欲奄有官錢以為已用隅保既不應命舖屋亦不復修某到司之始即追其聽吏問官錢去着相如占留不遣者累月某以其死吏而拒監司已對移太平州監酒迹其貪暴難以令還故官伏望 朝廷特賜



指揮將相如罷免使痛自懲艾未必不為君子  
之歸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指揮施行

准嘉定八年九月四

日省劄奉 聖旨相如放罷

申將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鐫降事

臣聞天下有幸免之吏則必不幸之民夫為吏而不良法之所宜絀也宜絀焉而以幸免則凡不良之吏知罰之不及已將安意肆行而亡所忌欲民之不受弊得乎臣謹按通直郎前知建康府溧陽縣王棠者所謂不良之吏也臣始至官已聞其繆及試之以事則宜枉者直當白

者黑蓋其為人惛惛不辨吏以為可棠亦曰可吏以為否棠亦曰否顛倒貿亂不可枚舉姑摭其大者言之三歲推排國家之令典也江東州縣因循不舉者十六年版籍溷糴貧富易位比者提舉常平李道傳始請于朝而推行之縣邑得人者徃徃升降適宜民賴其利其因不平而致訟者間亦有之然未有如溧陽之甚者也臣之未至詣胡槻而愬者已數百人臣之既至詣臣而愬者又數百人蓋棠志不在民一切付之高保吏胥之手飛走賣弄聽其自為需求如志



則以上等之戶降而為下等賄賂不至則以十  
金之產增而為百金牒訴紛然一不受理遂使  
冤憤不平之氣無所發泄今日聚眾圍保正之  
家明日聚眾撤戶長之屋如惠德鄉之蔣大和  
來蘇鄉之史萬二奉安鄉之管千六明義鄉之  
芮六五允定鄉之倪付德隨鄉之李五三仙壇  
鄉之朱七十贊賢鄉之周省五等同時並作多  
者數十百人持杖敲吹縱火拋石室廬器物為  
之蕩盡桑柘竹木為之一空甚者刃傷其人驚  
死其老幼棠既不能彈壓巡尉遣兵收捕或為  
所執縛棠亦不能誰何一邑置獄幾至生變臣  
與守臣劉渠亟下本縣毀不公之籍人情始定  
爭聞始息推原其故皆棠之昏繆不職有以致  
之而畧無一言肯自引咎囚繫纍纍充斥犴獄  
臣屢移文督其勘結而視之蔑如其竊考其人  
微寸長可稱而宰邑遂滿三載者蓋其貲產富  
厚甲于宜興其改秩也以此求薦其居官也以  
此求援故與之為地者衆而僥倖至今臣若顧  
避怨仇遂使漏網則所部四十餘縣皆將曰不  
才如棠不職如棠而以善去顧何所憚而不為



非乎臣愚欲望

聖慈將崇特賜鑄降永不與

親民差遣以示至公以懲不恪實一道幸甚謹

錄奏聞伏候

勅旨并申尚書省御史臺諫院

照會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奉  
聖旨王崇降一官放罷

申將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納倉張錡  
重行追奪等事

照對本司寄納倉在太平州蕪湖縣某昨因巡  
歷至本縣有百姓湯執中者詣某陳告本倉合  
千人湯文等盜糶官米某即送蕪湖縣追究尋  
改送江寧縣鞠治乃知監倉張錡持身不謹無

以檢下故使本倉之吏紛然而為姦據專知  
維斗級尹茂廳子夏震攬戶孟三二等供招監  
倉張錡累令夏震往孟三二家借錢入已使用  
前後通計七百五十貫文及孟三二以索逋為  
言監倉張錡乃令邵維許以將來受納每石減  
饒耗米五升以折還所欠其後孟三二攬到八  
戶苗米赴倉交納凡一千七百餘石遂如元約  
減饒過耗米八十五石有奇某已將夏震邵維  
等從條斷遣竒竊見文林郎監江東轉運司寄  
納倉張錡以門蔭得官宜知愛重顧乃茂棄法



守隳壞廉隅輒於攬戶借貸錢物又以官米准  
還私債考之具獄衆證甚明揆之三尺臯犯至  
重若使幸免則凡貪賍之吏何所畏而不爲伏  
望 朝廷特賜敷奏將錡重行追奪仍罷本任  
以爲來者之戒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小貼子竊見本司寄納倉監官自嘉定二年  
以來有修職郎王佐才承直郎許如川者皆  
以賍敗論罰非輕而後來者仍前違犯蓋緣  
監官雖隸本司其到罷即不經由本司批書  
印紙不問有無縮繫徑自離任若泛然不相

統屬者故往往敢爲欺弊旁若無人欲望

朝廷特賜指揮今後寄納倉監官到罷並經  
由本司批書印紙在官無違闕方許赴部注

授是亦關防之一端伏候指揮

嘉定八年九月四日省劄

奉 聖旨張錡降兩資放罷  
餘依小貼子內事理施行



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